

《语石》标点错误举例

卢芳玉*

(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国国家图书馆 善本特藏部金石组, 北京 100000)

摘要:《语石》是中国古代石刻学的集大成之作, 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1994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语石·语石异同评》, 在叶昌炽原书各条目之下, 系以柯昌泗之评, 是《语石》问世后增补内容最丰富的一个本子, 但是遗憾的是有一些标点错误影响了对文意的理解。本文站在致误原因的角度, 从未细审文意、对石刻学及相关知识了解不深、校勘不精三个方面列举实例, 试图对此书的标点做点补充, 也希望能够为读者的阅读做些扫除工作。

关键词: 标点; 《语石》; 碑刻

中图分类号: K87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6)03-0060-06

《语石》是清末著名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叶昌炽的代表作, 它既是自宋以来一千多年的传统金石学的殿军之作, 代表了旧学的最高水平, 又开启了近现代石刻科学研究的先声, “为中国石刻学奠定了基础”(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 在石刻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43年, 民国学者柯昌泗作《语石异同评》, 补充叶氏未见及遗漏, 指出叶书的不足和失误, 中间时有发明, 是《语石》问世后唯一的补充著作。柯昌泗是罗振玉的学生, 见闻颇广, 是书的学术价值也很高, 但一直未能付梓。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把他们所藏的《语石异同评》手稿交由张明善整理誊清, 并将各条分别系于《语石》对应各条之下, 由陈公柔校点, 中华书局于1994年4月排印出版。此书的出版, 对有志于石刻学研究的人们帮助甚大, 但遗憾的是对《语石》的标点错误颇多, 兹根据讹误原因, 分别择取数例, 辨而正之, 以就教于方家。

考《语石·语石异同评》的标点错误, 多为未细审文意, 粗心所致, 以下数例可说明问题。此外尚多当断未断、不当断而断处, 但不至影响读者对文意的理解, 这里就不再举出。

1、27页7行(卷一·27条): “余所收豆卢宽、张后允阿史那忠三碑, 不过百年以内拓本, 存字亦视林转增。”按: 豆卢宽、张后允、阿史那忠皆昭陵陪葬大臣, 此句当标点为: 余所收《豆卢宽》、《张后允》、《阿史那忠》三碑, 不过百年以内拓本, 存字亦视林转增。

2、37页倒数第3行(卷一·33条): “其中李崇珣、李旷 婆三刻, 皆顺天年号。”按: 当标点为: 其中《李崇珣》、《李旷》、《口婆》三刻, 皆顺天年号。

3、41页倒数第5行(卷一·36条): “晁公武石经考异序云: 孝经、论语、尔雅、广政, 甲辰岁张德

钊书。周易, 辛亥岁杨钧、孙逢吉书。”按: “广政”是后蜀孟昶的年号, “广政甲辰”为公元944年, 非石经名称。此句当标点为: 晁公武《石经考异·序》云: 《孝经》、《论语》、《尔雅》, 广政甲辰岁张德钊书。

4、50页第7行(卷一·47条): “余收得其分书普照寺照公开堂疏, 十方灵岩寺碑篆书。王荆公诗刻。”按: 《普照寺照公开堂疏》、《十方灵岩寺碑》是分书, 《王荆公诗刻》是篆书, 皆金代著名书法家党怀英所书之碑。此句当标点为: 余收得其分书《普照寺照公开堂疏》、《十方灵岩寺碑》, 篆书《王荆公诗刻》。

5、50页倒数第5行(卷一·48条): “至辽碑皆在畿辅奉天间, 有两三通。女真则秦晋兖豫齐鲁之郊, 皆有其石刻。”按: 句中“间”字读去声, “偶尔”意, 当属下读。则此句当标点为: 至辽碑皆在畿辅, 奉天间有两三通。女真则秦晋兖豫齐鲁之郊皆有其石刻。

6、72页第3行(卷二·70条): “光绪辛卯, 王廉生祭酒奉使河南皇华, 过境, 告州牧撵而出之。”按: “皇华”是奉旨出使之美称。语出《诗经·小雅·皇皇之华》, 《小序》曰: “皇皇之华, 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 言远而有光华也。”则此句当标点为: 光绪辛卯, 王廉生祭酒奉使河南, 皇华过境, 告州牧撵而出之。

7、107页倒数第2行(卷二·90条): “犹记宋庆元二年, 苏唐卿篆书竹鹤二大字。长迳寻丈, 森如削铁, 大于阳冰般若台铭, 不啻倍蓰。小米书碑绝少, 惟府学有绍兴十一年大成殿记。行书妙得家法, 不减仲穆之与承旨也。”按: 李阳冰是唐代书法家, 以篆书名; 苏唐卿是宋代书家; 小米, 米芾之子米友仁; 承旨, 即赵孟頫, 曾为翰林学士承旨, 世称赵承旨; 仲穆, 赵孟頫之子赵雍的字。此句当标点为: 犹记宋庆元二年苏唐卿篆书“竹鹤”二大字, 长迳寻丈, 森

收稿日期: 2004-10-15

作者简介: 卢芳玉(1972—), 女, 山东阳谷人,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国古代文献学硕士研究生, 学习中国古代石刻学。

如削铁，大于阳冰《般若台铭》不啻倍蓰。小米书碑绝少，惟府学有绍兴十一年《大成殿记》，行书妙得家法，不减仲穆之与承旨也。

8、124 页倒数第 4 行（卷二·106 条）：“唐幢，渔洋仅云，开国男张九龄撰。以今拓本释之，首行襄州刺史靳公遗爱颂，尚未泐。续访碑录有襄州刺史靳恒碑，开元十一年高慈正书，张九龄文，即此刻而讹幢为碑也。”此句当标点为：唐幢，渔洋仅云“开国男张九龄撰”，以今拓本释之，首行“襄州刺史靳公遗爱颂”尚未泐，《续访碑录》有《襄州刺史靳恒碑》，开元十一年高慈正书，张九龄文，即此刻，而讹幢为碑也。

9、130 页第 7 行（卷二·113 条）：“孙氏访碑目，天宝末，列南诏蛮颂德碑。南诏摩崖题名，别有南诏德化碑，普钟十四年郑回撰。其实一碑歧出。”此句当标点为：孙氏《访碑目》“天宝”末列《南诏蛮颂德碑》、《南诏摩崖题名》，别有《南诏德化碑》，“普钟十四年郑回撰”，其实一碑歧出。

10、152 页倒数第 3 行（卷三·132 条）：“阳文洪氏隶续谓之黑字，犹本草目阴文之字为墨，盖子其分别略同，但阴阳易位耳。”按：《本草纲目》称阴文为“墨盖子”，故此句当标点为：阳文，洪氏《隶续》谓之黑字，犹《本草》目阴文之字为墨盖子，其分别略同，但阴阳易位耳。

11、176 页倒数 7 行（卷三·143 条）：“有题撰书人于侧者，魏孔庙李仲璇碑侧题：内 书任城王长儒书。碑共十字，泐其一。”此句当标点为：有题撰书人于侧者，魏孔庙《李仲璇碑》侧题“内口书任城王长儒书碑”，共十字，泐其一。

12、214 页第 1 行（卷三·169 条）：“唐咸亨四年，郑惠王石记。其后云，谨件，先皇子孙，勒诸贞石。”按：件，分、分列。此句当标点为：唐咸亨四年《郑惠王石记》，其后云：“谨件先皇子孙，勒诸贞石。”

13、217 页第 2 行（卷三·172 条）：“又按宋天圣八年逍遥楼禅寺水磨记，年月题名之后有一行云：其磨地窠，东至高观涧，南至涧，西至坡峻上头峻头，通人过往，北至草堂寺。而总结之曰，已上四至。”此句当标点为：又按：宋天圣八年《逍遥楼禅寺水磨记》，年月题名之后有一行云：“其磨地窠，东至高观涧，南至涧，西至坡峻上头，峻头通人过往，北至草堂寺。”而总结之曰：“已上四至。”

14、230 页第 7 行（卷四·180 条）：“惟宇文琬索思礼两石，文字用方格，而首一行题字。则通行直线，并无横格。张兴志则于首行之左，更以双直线界之。行书参差疏落，贵于因势。故往往不用界线，或用通长直格。”此句当标点为：惟《宇文琬》、《索思礼》两石，文字用方格，而首一行题字则通行直线，并无横格。《张兴志》则于首行之左，更以双直线界之。行书参差疏落，贵于因势，故往往不用界线，或用通长直格。

15、233 页 9 行（卷四·184 条）：“宋绍兴十二

年，右朝请大夫李洵直墓志侧，有洵直真赞志，为任续书，李安仁文。赞为张晦分书，杨轼文。洵直妻郑氏志，宣和二年李鹭书，任忠厚文。其侧亦有张晦分书真赞，郭黄中文。”此句当标点为：宋绍兴十二年《右朝请大夫李洵直墓志》，侧有《洵直真赞》，《志》为任续书，李安仁文；《赞》为张晦分书，杨轼文。洵直妻《郑氏志》，宣和二年李鹭书，任忠厚文，其侧亦有张晦分书《真赞》，郭黄中文。

16、269 页第 3 行（卷四·196 条）：“惟李晋题为九级浮图象，盖以浮图而兼造像。六朝唐时石刻多有，造塔象一种亦此类。”此句当标点为：惟李晋题为《九级浮图象》，盖以浮图而兼造像，六朝、唐时石刻多有“造塔象”一种，亦此类。

17、275 页倒数第 6 行（卷四·201 条）：“肇翻总持，谓持善不失，持恶不生。又翻遮持、辅行云。体遮三惑，性持三智。”按：这一段是叶氏引用王昶《金石萃编》卷六十七后跋，王氏引用了几段话解释“陀罗尼”的含义和不同的翻译用词。此句当标点为：肇翻“总持”，谓持善不失，持恶不生，又翻“遮持”，辅行云：“体遮三惑，性持三智。”

18、304 页倒数第 7 行（卷五·213 条）：“此外，唐山龙圣寺，磁州飨堂寺，灵寿定国寺，历城千佛岩、玉函山、黄石崖，嘉祥白佛山，宁阳石门、房山，益都驼山、云门山、兰山、琅邪书院，多者二三百通，少亦数十。西安之华塔寺，邠州之大佛寺，蜀之巴州、简州，晋之平定州，次之平定州，多魏刻。灵寿齐刻。此外皆隋唐间刻。”此句后半当标点为：西安之华塔寺，邠州之大佛寺，蜀之巴州、简州，晋之平定州次之。平定州多魏刻，灵寿齐刻，此外皆隋唐间刻。

19、306 页第 5 行（卷五·214 条）：“此外百余通，皆罗汉象。或云大阿罗尊者，或且别为第一尊者。至第十六尊者，或云应身佛。”此句当标点为：此外百余通皆罗汉象，或云“大阿罗尊者”，或且别为“第一尊者”至“第十六尊者”，或云“应身佛”。

20、350 页第 8 行（卷五·239 条）：“宿于岱岳观。观唐鸳鸯碑。自显庆六年郭行真始，皆羽流设醮题名也。翌日，循邹峰之间至曲阜，谒阙里庙堂，汉唐诸碑鹄立堂庑碑之阴侧。唐宋人题字林立。”按：唐鸳鸯碑是两碑合束，在岱岳观，上面布满唐宋道士醮告题名。则此句当标点为：宿于岱岳观，观唐鸳鸯碑，自显庆六年郭行真始，皆羽流设醮题名也。翌日，循邹峰之间至曲阜，谒阙里庙堂，汉唐诸碑鹄立堂庑碑之阴侧，唐宋人题字林立。

21、360 页倒数第 6 行（卷五·246 条）：“书券积是东海鲤鱼仙，读券元是天上鹤鹤上青天。鱼入深泉。……上有合同之券，一道六字，破为半，如剖符形。”此条讲买地券，亦名墓券，多为埋幽文字，内容亦多荒诞不经。此句当标点为：书券积是东海鲤鱼仙，读券元是天上鹤。鹤上青天，鱼入深泉。……上有“合同之券一道”六字，破为半，如剖符形。

22、395 页第 6 行（卷六·272 条自注）：“开元六年，移置唐兴寺碑。载勒坚金。永传沙界。以石刻

而曰坚金，失其义矣。”此句当标点为：开元六年《移置唐兴寺碑》：“载勒坚金，永传沙界”，以石刻而曰“坚金”，失其义矣。

23、402 页第 1 行（卷六·276 条）：“又如唐嵩阳观圣德感应颂，李林甫撰文，题臣林甫。上不书姓。此如三省牒文，宰相以官尊，不书名。李宝臣纪功碑，题支度判官朝散大夫行监察御史王佑，上即书姓矣。周大足元年，大云寺碑，武尽礼下，书勒上。唐天宝二年玉真公主灵坛祥应记，道士蔡玮下，书撰上，此亦应制之词。”此句当标点为：又如唐《嵩阳观圣德感应颂》，李林甫撰文，题“臣林甫上”，不书姓，此如三省牒文，宰相以官尊不书名，《李宝臣纪功碑》题“支度判官朝散大夫行监察御史王佑上”，即书姓矣。周大足元年《大云寺碑》“武尽礼”下书“勒上”，唐天宝二年《玉真公主灵坛祥应记》“道士蔡玮”下书“撰上”，此亦应制之词。

24、440 页第 7 行（卷七·321 条）：“吕向文选注，五臣之一也。唐书有传。”按：《文选注》是唐开元间工部侍郎吕延祚以李善注《文选》为繁，乃集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重新解诂，时称“五臣注”。此句当标点为：吕向，《文选注》五臣之一也，《唐书》有传。

25、443 页倒数第 3 行（卷七·328 条）：“其所书景昭法师碑，陆长源、文举其官曰，浙江东西节度支度判官、检校尚书兵部郎中、兼侍御史，而始末则无考矣。”此句当标点为：其所书《景昭法师碑》，陆长源文举其官曰“浙江东西节度支度判官检校尚书兵部郎中兼侍御史”，而始末则无考矣。

26、472 页倒数第 7 行（卷八·373 条）：“朱竹垞据新唐书表，太宗第一子吴王恪、恪第三子琨、琨子祜，由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即其人也。”此句当标点为：朱竹垞据《新唐书·表》：太宗第一子吴王恪，恪第三子琨，琨子祜，由嗣江王改封信安郡王，即其人也。

27、484 页倒数第 5 行（卷八·378 条）：“碑估李云从往山西拓碑，道出井陘，访得韩吏部题壁。与裴晋公一刻，同时同地，又为之一喜。”此句当标点为：碑估李云从往山西拓碑，道出井陘，访得韩吏部题壁，与裴晋公一刻同时同地，又为之一喜。

28、509 页第 8 行（卷八·414 条）：“后魏孝文帝吊比干文……盖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异，莫甚于魏齐周隋之世。别体之字，莫多于此。碑杂体之书，莫甚于李仲璇。”按：这一段乃叶氏引用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中的《吊比干文跋尾》，顾炎武因此碑考文字变迁源流。此句当标点为：盖文字之不同，而人心之好异，莫甚于魏、齐、周、隋之世；别体之字，莫多于此碑；杂体之书，莫甚于《李仲璇》。

29、517 页第 2 行（卷九·428 条下小字自注）：“萃编桥亭记文中，人获壹钱，脱人字旁注，又……虢国公杨花台铭，布衣脱粟，有丞相之风，落相字旁注。”按：所谓“旁注”指行文中有脱、讹、衍等情况时，在旁边以小字加注说明。则此句当标点为：《萃

编》·《桥亭记》文中“人获壹钱”，脱“人”字，旁注。又……《虢国公杨花台铭》“布衣脱粟，有丞相之风”，落“相”字，旁注。

30、527 页倒数第 7 行（卷九·442 条）：“至杨大眼造像，未刊名记功示之云尔之下，空一格，单书一武字。都邑师道兴造像，末句同升彼岸之下空五格，正书一，文字笔势皆与全碑同，确为当时所刻，义不可晓。”按：后句之“皆”字概括以上两个例子，而非指“文字”和“笔势”。此句当标点为：至《杨大眼造像》末“刊名记功示之云尔”之下空一格，单书一“武”字；《都邑师道兴造像》末句“同升彼岸”之下空五格，正书一“文”字。笔势皆与全碑同，确为当时所刻，义不可晓。

31、538 页倒数 6 行（卷十·451 条）：“孙吴天发神讖碑，旧断为三，在江宁府学尊经阁下，庚申之劫，毁于兵燹。吾吴帖估张某，精于摹勒，以木柿糊纸为质，仿刻一本，鉴古家皆为所炫，然碑文可以乱真。其后，元祐胡宗师崇宁石豫两跋，行书神气全非，并多讹舛，不难一览了然，人自不察耳。”此句当标点为：吾吴帖估张某精于摹勒，以木柿糊纸为质，仿刻一本，鉴古家皆为所炫。然碑文可以乱真，其后元祐胡宗师、崇宁石豫两跋，行书神气全非，并多讹舛，不难一览了然，人自不察耳。

32、558 页第 4 行（卷十·469 条）：“又云：宜造一大平案漆板朱界，制其曲直，今装池家即如此此法可推之褙帖。”此句当标点为：又云：宜造一大平案，漆板，朱界制其曲直今装池家即如此，此法可推之褙帖。

33、559 页倒数第 6 行（卷十·472 条）：“礼堂定本，付之后贤，余先后得百余通，叹为精绝，得未曾有，一生爱好自天，然遂有河清之叹。”按：“河清”，古称黄河千年一清，因以比喻时机难遇，此处叶氏用来赞叹魏锡曾《绩语堂碑录》摹录之精。此句当标点为：礼堂定本，付之后贤，余先后得百余通，叹为精绝，得未曾有，一生爱好自天然，遂有河清之叹。

34、570 页倒数第 4 行（卷十·484 条）：“瓷刻之文有三：……一为郑德与室三十一娘，舍东岳庙莲盆题字，元丰元年正月。”此句当标点为：瓷刻之文有三：……一为《郑德与室三十一娘舍东岳庙莲盆题字》，元丰元年正月。

其次是由于对石刻及与石刻相关的知识不太了解导致，因为石刻学知识比较专门，又涉及到著录、历法、年号等许多方面，此书中有一些当时的习见术语，因此难免出现误会。

1、4 页倒数第 5 行（卷一·38 条）：“余得顺义四年县君汪氏墓铭，近山阳县出土王象之碑，目升之兴化寺，江之开福院、安国寺，皆有钟铭。今佚。”按：王象之是宋代金石学家，代表作《輿地碑记目》四卷，简称《碑目》。据《江苏金石志》著录，《县君汪氏墓铭》出土于山阳县。此句当标点为：余得顺义四年《县君汪氏墓铭》，近山阳县出土。王象之《碑目》：升之兴化寺，江之开福院、安国寺，皆有钟铭，今佚。

2、4 页倒数第 1 行（卷一·38 条）：“寿州金刚经，宋全州湘山寺，本虽重开，年月姓氏尚沿保大旧题。”按：《寿州金刚经》在《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十一有著录，在泉州湘山寺。陆增祥跋“右碑为宋僧所重刻”云云，即叶氏所谓“全州湘山寺本”。此句当标点为：《寿州金刚经》，宋全州湘山寺本虽重开，年月、姓氏尚沿保大旧题。

3、45 页倒数第 4 行（卷一·39 条）：“不知米之朱乐圃章吉老墓表，芜湖新学记，非群玉英光所能仿佛也。”按：《朱乐圃》、《章吉老墓表》、《芜湖新学记》是米芾所书三碑，而《群玉堂帖》卷八和《英光堂帖》都是著名的米帖，叶氏尊碑抑帖，故有此说。此句当标点为：不知米之《朱乐圃》、《张吉老墓表》、《芜湖新学记》，非《群玉》、《英光》所能仿佛也。

4、47 页倒数第 3 行（卷一·43 条）：“惟张樵察行书，号为精妙。今所存有焦山金刚经、四明贺秘监祠、逸老堂记。”按：张樵察即张即之，是南宋著名抗金诗人张孝祥的后人，善擘窠大字。所书有贺秘监祠《逸老堂记》等，《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二十有著录。“四明贺秘监”指唐代诗人贺知章。此句当标点为：惟张樵察行书号为精妙，今所存有《焦山金刚经》、四明贺秘监祠《逸老堂记》。

5、90 页第 7 行（卷二·79 条）：“其次郑惠王石塔记，似畅整韦纵，两碑酷肖平原。盐池灵庆公碑，晋王卓碑。”按：畅整、韦纵皆唐代书法家，叶氏自注两碑《盐池灵庆公碑》和《晋王卓碑》是韦纵书，书法风格酷似颜真卿，所以此句当标点为：其次《郑惠王石塔记》似畅整，韦纵两碑酷肖平原盐池灵庆公碑，晋王卓碑。

6、96 页第 5 行（卷二·82 条）：“又有大中六年敕元莫高窟造像。”按：《大中六年敕》是唐宣宗大中六年即 852 年 5 月立，元《莫高窟造像》是 1348 年造，是两碑。此句当标点为：又有《大中六年敕》、元《莫高窟造像》。

7、104 页第 4 行（卷二·86 条）：“千佛崖越国夫人造像。有部从音乐等。又其妆严，喜用采饰。如文德元年化城县造像，光启三年化城龕记，皆有绘士布衣张万馀。此皆造像所希见……湖州干禄字书宇文时中摹刻于三台县尊经阁。”按：《千佛崖越国夫人造像》记文中有：“重装修毗卢遮那佛一龕并诸菩萨及部从音乐等全并已装严成就……设斋表赞讫”；《干禄字书》是颜真卿所书，叶氏以为在湖州，宇文时中是四川人，曾为湖州刺史。则此句当标点为：《千佛崖越国夫人造像》有“部从音乐等”。又其妆严，喜用采饰，如文德元年《化城县造像》、光启三年《化城龕记》，皆有“绘士布衣张万馀”，此皆造像所希见。……湖州《干禄字书》，宇文时中摹刻于三台县尊经阁。

8、122 页第 4 行（卷二·103 条）：“道州以往，宋山谷老人亦多题字。中兴颂后，即有一诗。又有寻元次山遗迹记，题元次山欵乃曲。后题名两刻：一在江华朝阳岩崇宁三年，一在零陵澹山岩政和丙申。”

按：《寻元次山遗迹记》和《题元次山欵乃曲后》是黄庭坚的两处题名，皆在浯溪，著录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九十。此句当标点为：又有《寻元次山遗迹记》、《题元次山欵乃曲后》题名两刻：一在江华朝阳岩崇宁三年，一在零陵澹山岩政和丙申。

9、132 页第 7 行（卷二·114 条）：“红崖一石，荒远难稽。……独山莫氏，又定为三危。禹迹。土人则但称为孔明碑。”按“独山莫氏”指贵州独山人莫友芝，是晚清经学和金石文字学家，有《红崖古刻歌》考证红崖刻石，认为是大禹治水时导黑水至三危入南海，功成后的纪功刻石。所以此句当标点为：红崖一石，荒远难稽，……独山莫氏又定为“三危禹迹”，土人则但称为“孔明碑”。

10、137 页倒数第 6 行（卷二·117 条）：“然嵩山太室、少室两阙，及开母庙铭，汉元初、延光、中建，尚在华山碑前。”按：《太室阙铭》为安帝元初五年（118 年）立，《少室阙铭》和《开母庙铭》皆为延光二年（123 年）立，《华山碑》立于桓帝延熹八年（165 年），而史无“中建”年号。所以，此句当标点为：然嵩山《太室》、《少室》两阙及《开母庙铭》，汉元初、延光中建，尚在《华山碑》前。

11、140 页第 7 行（卷二·118 条）：“元时谴官建醮，投龙简于此。延祐、初元两记，皆赵文敏书，最著。至元十二年一记，史芝书，最劣。”按：从上下文看，这一段论述元代的济渎庙碑，这样标点的意思似乎元代赵文敏书两碑在“延祐、初元”两个年号建。但是，“初元”是西汉元帝年号（公元前 48 年—前 44 年），元代是没有“初元”年号的。赵文敏即元代著名书法家赵孟頫（1254—1322），其生卒年代与“延祐”（1314—1320）正合，细察文意，当是“延祐”初年的两碑为赵文敏所书。则此句当标点为：元时谴官建醮，投龙简于此，延祐初元两记，皆赵文敏书，最著；至元十二年一记，史芝书，最劣。

12、166 页倒数第 1 行（卷三·139 条）：“或问碑阴题识，金石家著录通谓之碑阴，记有异乎。曰是有别焉。”按：碑阴无论内容如何，统称“碑阴记”，故此句当标点为：或问碑阴题识，金石家著录通谓之“碑阴记”，有异乎？曰：是有别焉。

13、179 页倒数第 5 行（卷三·146 条）：“安阳金石记载，大乘妙偈碑钻空，题有州刺史三字。又有大金甲午岁，大定十四年宝山灵泉寺讲经僧法智题名钻空。当即碑穿，穿中有字，惟此一刻。”按：所谓“碑穿”是古碑上一孔，是古代实用碑遗留的痕迹，“钻空”当是碑穿之俗名，此句当标点为：《安阳金石记》载：《大乘妙偈碑》钻空题有“州刺史”三字，又有“大金甲午岁大定十四年宝山灵泉寺讲经僧法智”题名。“钻空”当即碑穿。穿中有字，惟此一刻。

14、199 页倒数第 5 行（卷三·158 条）：“又咸通二年范隋告，第一行，将仕郎权知幽州良乡县主簿范隋。第二行右可柱国下为告词。其后中书门下，各有奉敕年月。列名皆三人，第一人皆不书姓名，中书后二行曰中书侍郎兼平章事臣杜审权宣奉，曰驾部郎

中知制告臣王铎，行门下后二行曰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惊，曰给事中泐，未有主事吴亮、令史杨鸿，书令史名阙在下列。”按：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十四跋《宋妙应真人告词》云：“三省例由中书取旨，门下录黄，而后尚书奉行，其次第如此。中书省承旨之地，故省官称臣具姓名。门下省官有名无姓，亦不称臣。主事、令史等以卑，故具姓名。”考《范隋告》即同此例，则此段当标点为：又咸通二年《范隋告》，第一行“将仕郎权知幽州良乡县主簿范隋”，第二行“右可柱国”下为告词，其后中书、门下各有奉敕年月。列名皆三人，第一人皆不书姓名，“中书”后二行曰“中书侍郎兼平章事臣杜审权宣奉”，曰“驾部郎中知制告臣王铎行”，“门下”后二行曰“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惊”，曰“给事中泐”，未有“主事吴亮”，“令史杨鸿书、令史名阙”在下列。

15、291页第5行（卷四·211条）：“经幢或兼造像，唐人写经梵策之首，亦有绘佛像者。”按：“梵策”本是古代印度用贝叶抄写书籍的装订形式，中土奉佛之士往西域所取之经即此，后常用来借指佛经。此句当标点为：经幢或兼造像，唐人写经，梵策之首亦有绘佛像者。

16、305页4行（卷四·214条）：“或于座下磨片石，晶莹界方，罨刻其中，唐造像之精者皆如此。”按：“方罨”即方格，造象题记常用此式。此句当标点为：“或于座下磨片石晶莹，界方罨，刻其中，唐造像之精者皆如此。”

17、412页倒数5行（卷六·293条）：“升仙太子碑阴，薛稷、钟绍京书。而薛稷又为敕检校勒碑使，钟绍京又奉敕勒御书。又有宣仪郎直司礼寺臣李元勒。御书既有麟台楷书令史臣伯刻字矣。在中截下截左偏，又有直营缮监直司韩神感刻御字，洛州永昌县臣朱罗门刻御字。”按：唐代帝王书写的御书碑常有专题“御书”两字的人，此通例也，下22条同。此句当标点为：《升仙太子碑》阴“薛稷、钟绍京书”，而薛稷又为“敕检校勒碑使”，钟绍京又“奉敕勒御书”。又有“宣仪郎直司礼寺臣李元勒御书”，既有“麟台楷书令史臣伯刻字”矣在中截，下截左偏又有“直营缮监直司韩神感刻御字，洛州永昌县臣朱罗门刻御字。”

18、432页倒数3行（卷七·308条）：“薛纯陀……砥柱铭有三门之险，久没惊涛骇浪中，不可拓辨。法师碑亦不传世，所见者惟分书祭比干文，又为元人重刻，神气全失。”按：此条论初唐书法家薛纯陀书法，其所书碑有《砥柱铭》、《辨法师碑》、《祭比干文》等。则此句当标点为：薛纯陀……《砥柱铭》有三门之险，久没惊涛骇浪中，不可拓；《辨法师碑》亦不传；世所见者惟分书《祭比干文》，又为元人重刻，神气全失。

19、434页第3行（卷七·310条）：“立政，燕公于志宁之子，燕公陪葬乾陵神道碑即其所书也。小楷遒媚，其结体似虞其，运笔似褚，合观亦颇似王知敬卫景武公碑。其所书尚有崔敦礼、令狐德棻两

碑。……令狐德棻碑，亦剥泐仅存数百字而已。”按：“虞”指虞世南，“褚”指褚遂良，皆唐代著名书法名家，此句为叶氏评价于立政书法风格时所作的比较。则此句当标点为：立政，燕公于志宁之子，燕公陪葬乾陵《神道碑》即其所书也，小楷遒媚，其结体似虞，其运笔似褚，合观亦颇似王知敬《卫景武公碑》。其所书尚有《崔敦礼》、《令狐德棻》两碑。……《令狐德棻碑》亦剥泐，仅存数百字而已。

20、437页倒数第1行（卷七·318条）：“余谓僭书纯用侧笔，诚非正宗。然笔法的真。从根法师出徐季海书，肉馐于骨，僭书骨馐于肉，二者不可得兼。”按：《根法师碑》是北魏名碑；“季海”是唐代书法家徐浩的字，叶氏举以与宋僭书法风格作对比。此句当标点为：余谓僭书纯用侧笔，诚非正宗，然笔法的真，从《根法师》出。徐季海书肉馐于骨，僭书骨馐于肉，二者不可得兼。

21、456页第1行（卷七·353条）：“薛绍彭，字道祖……虞道园评书，谓坡谷出，而魏晋之法尽。米元章、薛绍彭方知古法，今楼观草堂寺华岳庙，皆有其遗迹。清迥可爱。”按：“谓坡谷出”至“方知古法”皆为虞道园评薛绍彭之语，此句当标点为：薛绍彭，字道祖……虞道园评书，谓坡、谷出而魏晋之法尽，米元章、薛绍彭方知古法。今楼观、草堂寺、华岳庙皆有其遗迹，清迥可爱。

22、465页倒数第3行（卷七·366条）：“沂州普照寺碑，金源、第一。其次莫如党怀英党碑分书第一，篆书次之，真行书又次之，其遗迹多在山左。京都有礼部令史题名记行书局促如辕下驹，未为上驷。真书有王琯、任询两家。王琯最为杰出……阅之令人神。王任询有大天宫寺记，……”按：党怀英、王琯、任询皆为金代书法家；“阅之令人神”后之“王”字当为“旺”字之借字。则此句当标点为：沂州《普照寺碑》，金源第一。其次莫如党怀英，党碑分书第一，篆书次之，真行书又次之。其遗迹多在山左，京都有《礼部令史题名记》，行书，局促如辕下驹，未为上驷。真书有王琯、任询两家。王琯最为杰出……阅之令人神王，任询有《大天宫寺记》，……

23、468页倒数第1行（卷八·369条）：“唐中书令集贤院学士张九龄奉敕撰，侍中裴耀卿题，御书字，谏议大夫褚廷海摩勒。”此句当标点为：唐中书令集贤院学士张九龄奉敕撰，侍中裴耀卿题“御书”字，谏议大夫褚廷海摩勒。

24、470页2行（卷八·370条）：“今岱顶有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颂、青帝广生帝君赞，皆真宗御书也。”按：《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颂》是一碑，537页7行（卷十·450条）亦有此错。此句当标点为：今岱顶有《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颂》、《青帝广生帝君赞》，皆真宗御书也。

25、560页倒数第6行（卷十·472条）：“以一邑为断者，秦之武功段嘉、谟齐之益都段赤、苓汴之安阳偃师武亿最为脍炙。”按：叶氏所举“武功”作者为段嘉谟，字襄亨，清代金石学家，有《金石一隅

录》；所谓“益都”者当为段赤亭（名松苓，“赤苓”误）之《益都金石记》六卷；武亿所著有《安阳县金石录》十二卷、《偃师金石记》四卷、《偃师金石遗文记》二卷、《偃师金石遗文补录》十六卷。此句当标点为：以一邑为断者，秦之武功段嘉谟、齐之益都段赤苓、汴之安阳、偃师武亿，最为脍炙。

还有一部分错误是校勘不精的原因，叶氏引书较多，又沿用古人通例，引文每有节略、合并乃至改写的情形，中间又时加按语，容易滋生讹误。

1、152页第4行（卷三·131条）：“故非亲至碑下，摩挲古人制作之精，未由得见。”考原刻“未”为“末”，此句当标点为：故非亲至碑下摩挲，古人制作之精，末由得见。

2、276页倒数第4行（卷四·201条）：“法师于是口宣梵旨，经二七日，句句委授，具足梵音，一无差失。”按：此句颇费解，笔者将《语石》中此条与《金石萃编》对校，“具”《萃编》为“是”，则意义明了。此句标点当为：法师于是口宣梵旨，经二七日，句句委授是足，梵音一无差失。

3、350页倒数第8行（卷五·239条）：“齐宣王之游也，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即今青齐间海上诸山也。”按：此处的“齐宣王”当为“齐景公”，事出《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比于先王观也……’。”此句当标点为：齐宣王之游也，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即今青、齐间海上诸山也。

4、365页第3行（卷五·249条）：“牛空山金石图云：二石龕，龕椁四围，而凿其中，刻之于内。祝其龕崇一尺，广二尺，厚一尺五分。其龕崇二以为凿崇，以其三为两椁之崇，十分其龕，三而杀之，以为凿广，凿广五寸五分，余以为椁广，三分其椁广，一在左，二在右，以置其凿弦，凿于龕上下中也。以其厚之弱为之凿，深其制度，虽不与神位同，刻石以祀之，一也。”按：笔者与牛氏《金石图》对校，“祝其”下夺一“卿”字，“十分其龕”下夺一“广”字。此条标点甚乱，引文起讫不明。今重新标点为：牛空山

《金石图》云：“二石龕：龕椁四围而凿其中，刻之于内。祝其[卿]龕崇一尺，广二尺，厚一尺；五分其龕崇，二以为凿崇，以其三为两椁之崇；十分其龕[广]，三而杀之以为凿广；凿广五寸五分，余以为椁广；三分其椁广，一在左，二在右，以置其凿弦，凿于龕上、下、中也；以其厚之弱为之凿深。”其制度虽不与神位同，刻石以祀之，一也。

5、406页第8行（卷六·281条）：“唐梵两体者，其例亦有二。如唐开元寺幢，题沙门海觉。唐梵二体书。金明昌三年，板城里刘嵩幢，题金山愚鲁李伯真唐梵书，此一人书也。……按西夏感通塔碑，张政思书篆之前，题曰书番。碑旌讹典集，冷浑崑名遇，此亦书番汉文之一例。”按：“旌讹典集”不可解，但原刻如此，“讹”字陆耀遹《金石续编》作“口”。此句当标点为：唐梵两体者，其例亦有二：如唐《开元寺幢》题“沙门海觉唐梵二体书”，金明昌三年板城里《刘嵩幢》题“金山愚鲁李伯真唐梵书”，此一人书也。……按《西夏感通塔碑》“张政思书篆”之前题曰“书番碑旌讹典集冷口浑崑名遇”，此亦书番汉文之一例。

6、407页倒数第3行（卷六·286条）：“颜平原家庙碑，称第七子韦端元堂志，元和十四年题第四子纾文以别之。”按：当为《韦端玄堂志》，叶氏为避清圣祖玄烨讳改为“元”，今当改回；韦端第四子单名“纾”，“文”应属下读，稍嫌不文，疑衍。此句当标点为：颜平原《家庙碑》称“第七子”，《韦端玄堂志》元和十四年题“第四子纾”，文以别之。

7、497页第7行（卷八·399条）：“永泰元年怡亭铭，前序、裴鷗卜而亭之，李阳冰名而篆之，裴虬美而铭之曰，二十二字篆书。下铭词年月皆李莒分书。”按：碑文墓志一般前序后铭，序文一般交待立碑原由、经过、撰书人等；铭文不足叶氏所云“二十二字”，据《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十九，序文前还有“怡亭”二字，为叶氏所脱漏。此句当标点为：永泰元年《怡亭铭·前序》，“[怡亭，]裴鷗卜而亭之，李阳冰名而篆之，裴虬美而铭之，曰”二十二字篆书，下铭词、年月皆李莒分书。

今将《语石·语石异同评》的标点错误略记于此，以引起后来校注者注意，亦恳请读者指正。

Some Punctuation Faults In *Yu Shi*

LU Fang-yu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Yu Sh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in ancient epigraphy of China. It has very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even today. *Yu Shi* and *Comment on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Yu Shi* was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in April, 1994, written by Changsi Ke, which commented on items in *Yu Shi* by Changzhi Ye. It was the most complete book after *Yu Shi*. But it is a pity that this book has some punctuation faults which aff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s of passages. This passage takes three points (not carefully thinking of the passages, not learning about knowledge on epigraphy well and not reading and revising precisely) for granted to explain the reason for the faults and tries to make up for punctuations of this book and hopes to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the book.

Key words: Punctuation Faults; *Yu Shi*